



READERS

读者[®]

合订本

1996.1—12 / 总第174—185期

珍藏版

博采中外

荟萃精华

启迪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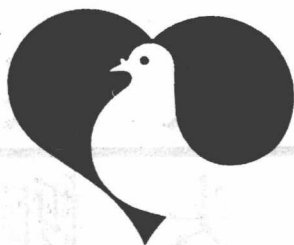
开阔眼界



刊号: CN62-1118/Z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社

卷首语



我为肃然于国旗升起的人们感动

● 邓康延

每天在太阳升起前的一瞬，天安门广场都有一个升旗仪式。

那天凌晨，我也置身在广场的人丛中。肃威的军乐仪仗队、凛然的护旗卫兵、激越的国歌、翻飞的国旗，汇聚成苍宇下的神圣。而当我再看那些直立仰望的男女老少时，尤为震撼：在他们相貌各异的脸庞上，袒露着同一种庄严与豪情。国家和她的儿女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地血脉交融。

我为肃然于国旗升起的人们感动。

有一座破败的山顶小学，很多事情都从简或省略了，唯有国旗每天要升。当一个穷孩子不得不辍学离校时，他对同样悲痛的校长说：“我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国旗，望到国旗我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我就什么也不怕。”

当国歌国旗一起升起的时候，我从一个山村孩子纯真的敬礼里，看到中国深远处的伟力和韧性。

(晓 亮摘自《深圳青年》1995年第10期)

· 文苑 ·	第八棵馒头柳	刘心武 2	· 幽默小品 ·	采访者和被采访者	刘 浏 9
	枯叶蝴蝶	徐 迟 3		岁月的感觉	柯瑞·福德 24
	吻火	梁遇春 3		“商界名流”教子信	阿 炜 36
	诗六首	5	· 经营之道 ·	制造第一	周 怡 20
	雪夜	徐 岩 12	· 历史故事 ·	清末掌故	李天刚 16
	上帝创造母亲时	爱玛·本贝克 13		惊心动魄的一幕	愚 君 41
	儒勒·列那尔动物小品一束	15	· 社会之窗 ·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	弗 尔 28
	荒野	普里什文 18	· 知识窗 ·	咖啡桌上的欧洲历史	张 耀 38
· 人 物 ·	告别权力的瞬间	李 辉 10		世纪之交 脑筋更新	黄汉平 40
	没工夫专家	黄宗英 25		欧洲汽车商标溯源	彭学彦 46
	我的性格分析	顾颉刚 44	· 风情录 ·	千面纽约	阿 毅 30
· 杂谈随感 ·	科学与人的命运	中杰英 34	· 两代之间 ·	你向下一代灌输什么价值观	14
	善良的单纯	冯雪峰 19	· 体育之窗 ·	心系奥蒂	肖复兴 4
	关于眼光的故事	杰米·加龙 33	· 点 滴 ·	名人轶事(23) 不争议的智慧(13)	
· 人生之旅 ·	一本《辞海》的故事	方 舟 42		漫画与幽默(26、27) 意林(37)	
· 人 世 间 ·	李高令其人	蔡 平 6		天南地北(39) 离任之前(11)	
· 心理人生 ·	自己的状况	吴 亮 37	· 编读往来 ·		48
· 书 摘 ·	萤窗小语	刘 墉 22	· 封 面 ·	屏	
	回顾那遥远的年代	罗曼·罗兰 32			
	穷理查年鉴(续)	本杰明·富兰克林 43			



甘肃省
一级名牌期刊

主 编：陈绍泉(兼)
常务副主编：胡亚权
副 主 编：彭长城

编 辑：《读者》杂志社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730030)
电 话：(0931)8466321 - 5413

出 版：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涛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王 伟 李一郎
发 行：兰州市邮局 美术编辑：任 伟

1/96(总 174 期)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编辑部，由本刊负责调换。



第八棵 馒头柳

丈夫是搞地质的，出差是家常便饭，总是背袋一背就走了，她从来不送。丈夫下楼出门也从不同头张望。

这回丈夫又走了。门在丈夫背后撞上时，她正站在桌边收拾碗盘，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但门撞上以后，她却撂下手里的东西，去往阳台。她站在阳台上朝下望。阳台下面是马路，马路边上栽着一排馒头柳，馒头柳的树冠又大又绿，从楼上俯看下去并不像馒头而像帐篷。她习惯地朝阳台下往东数第八棵馒头柳那里望去。她等待着，她知道，再过五六分钟，丈夫的身影将在那棵馒头柳下出现。他们这幢楼门开在没有阳台的一面，从楼门出去绕出楼区前往地铁入口，必从第八棵馒头柳那儿经过，然后便被一座治安岗亭遮住视线。每次，她总是欣慰地在预计的时间、预计的位置望见丈夫宽厚的背影，特别是那只经丈夫设计，由她改制的帆布旅行背包，她总默默地对着那脊背、那背包送去她的祝福。但她

从未向丈夫吐露过这隐秘的一幕，连儿子也全然未曾察觉。

这天她习惯性地去往阳台一站，却忽然不习惯起来，因为丈夫的背影迟迟没有出现。他必得去乘坐地铁直往北京站，不可能改往别的地方。怎么第八棵馒头柳下不见他的踪影？惶急中她痛切地意识到，这往常短暂而稳拿的一瞥于她有多么重要！

她忍不住跑到楼下。楼门口空空荡荡。她不知不觉地来到第八棵馒头柳下，朝四面张望着。难道他钻到地底下或飞到天上去了？真不可思议。她差一点跑进治安岗亭去报失。回到家中时儿子跟她说什么她没听见，却听见了街上急救车“呜哇呜哇”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声响。她无端地朝儿子发了火，心里堵着一块鹅卵石。

接连好几天她都无精打采。她一忽儿暗自取笑自己，一忽儿又从逻辑推理上断定情况的不正常。终于，有天晚上她接到了他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电话，她情

不自禁地说：“你哪儿去了你？你急死我了！”丈夫莫名其妙，于是她便向他倾诉了一切，她怎么每次分别时都表面上若无其事，每次却都要跑到阳台上去望他的背影，在那第八棵馒头柳下……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是丈夫深受感动的声音：“傻女子！那天我刚一出门就遇上了咱们楼老王，他们单位的车正好接他去火车站，我就蹭了他的油，你真是死心眼儿……不过，我知道那棵馒头柳，对，第八棵馒头柳。你知道吗？每次我出差回去，你别看我进门的时候没事人儿似的，其实，我一走到那棵馒头柳下，就忍不住抬头望咱们家的阳台，咱们家的窗户，有时一站好几分钟，特别是晚上，那一窗灯火，让我心里头好爱你们……”

撂下电话，她才发觉儿子站在面前，儿子正问她：“妈，您干吗抹眼泪儿？” □

（冯 冉摘自广东旅游出版社《有家可归》一书）

枯叶蝴蝶

● 徐迟

峨眉山下，伏虎寺旁，有一种蝴蝶，比最美丽的蝴蝶还要美丽些，是峨眉山最珍贵的特产之一。

当它阖起两张翅膀的时候，像生长在树枝上的一张干枯了的树叶。谁也不去注意它，谁也不会瞧它一眼。

它收敛了它的花纹、图案，隐藏了它的粉墨、彩色，逸出了繁华的花丛，停止它翱翔的姿态，变成了一张憔悴的，干枯了的，甚至不是枯黄的，而是枯槁的，如同死灰颜色的枯叶。

它这样伪装，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它还是逃不脱被捕捉的命运。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因为它那用来隐蔽它的美丽的枯槁与憔悴。

它以为它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殊不知它这样做更教人去搜捕它。有一种生物比它还聪明，这种生物的特技之一是装假作伪，因此装假作伪这一种行径是瞒不过这种生物——人的。

人把它捕捉，将它制成标本，作为一种商品去出售，价钱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把它捕捉得再也没有了。这一生物品种快要绝种了。

到这时候，国家才下令禁止捕捉枯叶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国家的禁止更增加了它的身价。枯叶蝶真是因此而要绝对的绝灭了。

我们既然有一对美丽的和真理的翅膀，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阖上它们。做什么要装模作样，化为一只枯叶蝶，最后也还是被售，反而不如那翅膀两面都光彩夺目的蝴蝶到处飞翔，被捕捉而又生生不息。

我要我的翅膀两面都光彩夺目。

我愿这自然界的一切都显出它们的真相。 □

(萧然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滴水文集》一书)



徐志摩

● 梁遇春

吻 | 火

回想起志摩先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那双银灰色的眸子。其实他的眸子当然不是银灰色的，可是我每次看见他那种惊奇的眼神，好像正在猜人生的谜，又好像正在一叶一叶揭开宇宙的神秘，我就觉得他的眼睛真带了一些银灰色。他的眼睛又有点像希腊雕像那两片光滑的、仿佛含有无穷情调的眼睛，我所说银灰色的感觉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他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惊奇着。人世的悲欢，自然的美景，以及日常的琐事，他都觉得很古怪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所以他天天都是那么有兴致，就是说出悲哀的话的时候，也不是垂头丧气，厌倦于一切了，却是发现了一朵“恶之花”，在那儿惊奇着。

3年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根纸烟向一位朋友点燃的纸烟取火，他说道：“Kissing the fire”（吻火）这句话真可以代表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为神奇，遍地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是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歌唱出人生的神奇。

这一回在半空中他对于人世的火焰作最后的一吻了。 □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途中飞机坠毁在济南郊外党家庄附近的开山，机上3人全都殒命。——编者注)

(天晓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
《梁遇春散文全编》一书)



● 肖复兴

心 · 系 · 奥 · 蒂

半夜 12 点多爬起来，看电视转播世界田径锦标赛，为的是看心目中敬重的几个人。

其中之一，便是牙买加女明星奥蒂。

终于，奥蒂出现在面前。仿佛不是在哥德堡，而就在北京，近在咫尺。只要再大声叫她一声：“奥蒂！”她便又会向我走来。即使隔着栏杆，无法走过去，依然会走到栏杆前握握手，说几句响亮的英语。

35 岁的奥蒂，就站在我的面前。古铜色黝黑发亮的皮肤，饱含着美洲热辣辣的阳光；1 米 73 亭亭玉立的身材，修长却不孱弱；镶嵌着浓眉大眼的脸庞，还是那样宠辱不惊，不动声色。

岁月，似乎在她身上未留下什么痕迹。

但她毕竟 35 岁了。

3 年前的夏天，在巴塞罗那，我第一次见到她。那一次奥运会上，她 100 米只跑了第 5，200 米跑了第 3。我见到她时，她正在运动员区内换衣服。她躲在角落里，低着头，谁也不理，默默地换一条长裤。虽然隔着很远，我一眼认出了她，冲着她大叫了一声：“奥蒂！”她抬起头，我招呼她，请她过来一趟。她那样顺从，没有一点架子，向我走来，一直走到铁栏杆前。我走不进去，她走不出来。隔着栏杆，我们交谈起来。我发现，她的脸近乎雕塑一样，毫无表情。无论你说她好也罢，说她失败替她惋惜也罢，她一样不动声色。

我最后请她与我合影留念，她欣然同意。虽然隔着铁栏杆，一前一后挺别扭的，她还是尽可能地极善解人意地贴近栏杆与我

靠近。

我很难忘记那天她用英语对我讲的一句话：“我希望明晚能战胜美国人！”明晚，是指她将参加 4 × 100 米接力决赛。她的英语说得很清晰响亮。

3 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对于庸常的人生，是在“一地鸡毛”似的柴米油盐状态下过去的。对于以体育事业为生命的奥蒂来说，面对的便是塔当跑道——永远是弯道紧连着直道，永远是了无尽头的跑道。

今天，奥蒂又出现在跑道上，黑缎子一样飘曳在跑道上，黑太阳一样闪烁在跑道上。

预赛。决赛。100 米。200 米。我紧紧注视着她，心里默默为她祝福。

有的人，是值得你为她或他祝福的。

35 岁的奥蒂，在塔当跑道上跑了整整 15 个年头。可是，命运对她却极为苛刻。她参加了 4 届奥运会，4 届世界田径锦标赛，除拿过一次 200 米冠军，都是银牌和铜牌，且大多是铜牌。人称她永远只是伴娘，难做新娘。

一次次失败，却又一次次重新出现在跑道上，一直到青春如水长逝，一直到别的女人都做了妈妈，一直到她 35 岁。

这样的女人，实在值得敬重，值得为她祝福。

我把目光只盯在她的身上。今夜，世界没有了别人。

100 米，奥蒂输给了美国的托伦斯，只拿到银牌。

200 米，奥蒂又输给了美国的托伦斯，又只拿到银牌。

莫非 35 岁的奥蒂就这样落下悲壮的帷幕，告别塔当跑道不成？

我深深为奥蒂不平。

35 岁的女人，机会再不会如夏日盛开的鲜花，一朵开放过后紧接着不断再为她开放下去的。她自己说过：“世界田径锦标赛对于一个 35 岁的女选手来

月落时

●宗白华

月落时
我的心花谢了，
一瓣一瓣的清香
化成她梦中二蝴蝶。

世界的花

●宗白华

世界的花
我怎能采撷你
世界的花
我又忍不住要采得你！
想想我怎能舍得你
我不如一片灵魂化作你！

随意

●李发模

红一朵随意之花
绿一片随意之叶
花红叶绿之后
任尔秋
任尔冬
随一阵随意之风
悄然随意又春色



诗六首

风刀输也
雨箭败也
我自随意
何劳鸟雀喊喊

无题

●李发模

该来的来了，来了如何
不该丢的丢了，丢了奈何

一切回归于静
何须再燃成炭火
曾经展瓣呐喊
便不怕肃杀凋落

来本是去，去亦是来
来去由之，天也淡然
芸芸众生，争夺什么

小小的心灵

●[奥地利]卡夫卡

小小的心灵
你跳跃的舞姿
头枕温暖的空气
脚从闪光的草丛中抬起
草在风中难以自己

我们在这儿编织花环

●[瑞典]萨克斯

我们在这儿编织花环
有人编入雷的紫罗兰
我只用一环草茎
充满沉默语言
它使空中迸射出闪电

(蒙山摘)

说，是一次挑战！”

然而，比赛就是这样残酷，小数点后面零点点几秒，就可以无可争辩地宣告你15年的努力统统功亏一篑！在铁面无私的运动场上，人们只认成绩，绝不垂青失败者。

一天，在公共汽车上，听几个比奥蒂年轻起码10岁的女人议论奥蒂。一位说为了这零点点几秒，耗费了15年，把整个青春都搭进去了，值得吗？一位说，别看只是零点点几秒，却能给运动员带来巨大的财富！要不，谁肯花15年为了那零点点几秒去玩命……

我不清楚奥蒂15年青春与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为了那零点点几秒，究竟是不是为了这位中国年轻女人所说的那巨大财富？这只有奥蒂自己最清楚。

35岁的女人，是一生一道关键的赌注。无论输赢，敢于还站在跑道上奋力一搏，就足以令人钦佩。

应该说，命运待奥蒂不薄，或者说命运有意要成全奥蒂。当我听说托伦斯因跑弯道时踩线而被取消冠军资格，200米金牌落入奥蒂之手时，我为奥蒂由衷地高兴。在我看来，算是老天有眼、时序有心，这枚金牌本来就属于奥蒂。

熬到35岁，奥蒂实属不易，却也无怨无悔。机遇，也许有时会讨好一些年轻而又春风得意的女人，她们或早早当上新娘，或新娘的婚纱频频披挂更新不断。但对奥蒂，命运不是这样的，她从20岁起15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一直坚持到35岁——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已是日过中天

的年龄，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由此，我格外敬重她。

我常想起曾在一篇报道中读到的介绍奥蒂童年的一件小事：小时候的奥蒂，没有钱买鞋穿，光着脚丫在沙滩上跑步。她跑得飞快，任一帮小男孩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她。她总是在跑着，后面有人在追……那情景，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遍遍在我眼前慢慢晃动，直至定格。

那是奥蒂自童年起就燃烧的一个梦。

能把这个梦一直保存到35岁的女人，是顽强的，也是幸福的。

如今的奥蒂，再不会没鞋穿。

1995年8月13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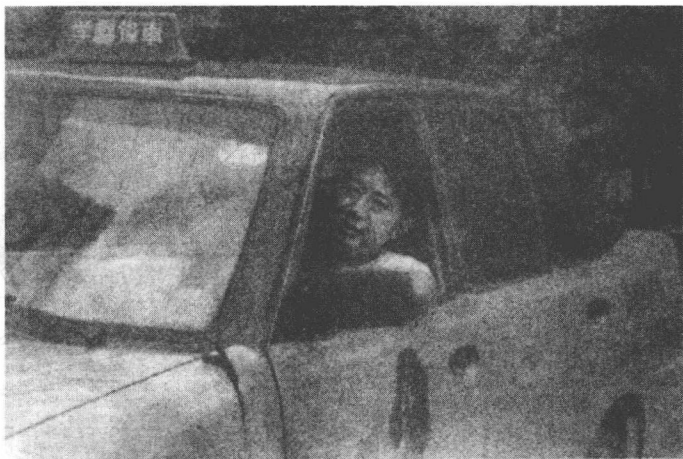
(辛力摘自《新体育》

1995年第9期)

李高令

其人

● 蔡平



(徐 锋摄)

李高令，个体出租车司机，青岛家喻户晓的典型。几年前，他在车门上喷上雷锋像，开起了学雷锋车，好事做了无数。抓小偷歹徒 390 多次，13 次负伤；为帮助山区一个村子脱贫，捐款几万元，还建起一座雷锋小学，自己却穿着露脚趾的袜子、破成网状的背心……

在青岛街头，我随便找了一些人，问起李高令，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

对他，人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李高令“膘”。青岛话的意思就是“傻”。

“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1995 年 9 月，我和李高令的主管部门——青岛市交通局的同志谈起李高令，他们说：“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1991 年，李高令买车干个体出租，我们从各方面扶持他。为树这个典型，我们花了不少精力，可是现在，他雷锋车不开，到农村搞扶贫，办畜牧场，开公司。他脱离了交通部门，不听我们的了。”

“局里专门研究，准备给他的学雷锋联组增加几部车，让他当组长，给他提管理劳务费，再不定期地给些补助，保住这面旗帜。可他不当回事儿，照样干自己的。现在，雷锋车让他哥哥开

着呢。”

正说话间，大家都站起身。李高令来了。

这是一条壮汉，39 岁年纪，已经发胖，头发很乱。皱巴巴的大白背心，一半掖在裤腰里。他刚从扶贫的村子里回来，面色疲惫，声音发哑，见到在座的领导，平静地握握手，管自坐下来，掏出自己的香烟点上。

我原来担心他不爱讲话，没想到刚一发问，他便来了精神，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像是在作报告。

我问他：“你每年要作多少场报告？100 场？”

“100 场？太少了。有时我连着几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有时一个月作 40 多场，整个山东省，都跑遍了。甭管是大学还是机关，我不拿讲稿，能讲 4 个小时。”

“你在社会上担任的职务很多吧？”

“嗯，30 多个。家里证书、奖状、锦旗一大堆，没地方放，都打包了。职务中叫得响的，有青岛市政协委员、四方区人大代表、青岛市个体协会理事、青岛市工商联执委……”

“你是党员吗？”

“不是。”

饭桌上，李高令滴酒不沾。当着领导，他一再强调晚上还要

开出租车。

他说：“不开出租我吃什么？我这个脱贫办主任，在村里，是一分钱不拿的，我不能砸自己的牌子。我到农村脱贫，一家合资公司一次掏给我 8 万，海尔集团赞助我冰箱、空调，军队送来了军大衣，球迷协会还要给小学送桌椅。我不去，棒子沟引不来这么些钱。”

吃过饭，我要求到李高令家看看。

我看看表：“你什么时候去开车？”

“今天不去了。”

我怀疑地看他：“你说晚上开车，是不是给领导听的？”

他嘿嘿笑了：“大姐，就你看透了。我哪儿还敢晚上开车？我抓歹徒得罪了不少人，上次就是晚上开车让人砍了几刀。我开车都不敢说自己是李高令。人家骂李高令该死，我也跟着骂。大姐，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怕呀。”

“你以为这国家是谁的？”

李高令的家，在一条黑暗的小街上。他家非常窄小，两间小平房，几乎转不过身来。李高令的卧室是小厨房改的，低矮，闷热。家具陈旧得令人吃惊。

“你 390 多次抓小偷歹徒的数字怎么来的？”我问他。

“什么 390 次，是 390 多种，抓一个，拽一串，这数字都算我头上了。公安局给我统计到 174 个，剩下的，是我自己往上加的。我抓坏人上瘾，只要别让我碰上。都说社会治安不好，谁都不管，大家都看共产党的笑话呀？”

“每次都把他们送公安部门了？”

“那当然，法律需要维护。有次我在街上，看到一群人把个年轻人打得头破血流，我上去把年轻人救了，结果人家说他是个流氓，我转身又追，把他抓住了。没想到一回家，邻居大妈正跟我妈哭，说管我要人。后来，她儿子被判了 3 年。”

“你是个体户，自己挣钱就不容易，怎么还要去农村扶贫？”我问。

“榛子沟村的情况，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当时看了就直流泪，不相信青岛旁边还有这么穷的地方。第 2 天我带着女儿，带上 1 万块钱去了。到那一看，好家伙，心里更难受了。这不，几万块钱都撂那儿了。”

“你知道领导怎么看这事？”

“怎么不知道，我违背了不少领导的意愿。不光交通局领导，很多领导都找我谈，让我别陷进去，让我老老实实当典型。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既保名，又得利。可那还是我李高令么？”

“现在每个领导都跟我说，他们树典型不容易，可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不知道，当典型也不容易呀！”

“在所有的职务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我问。

“人大代表。”他果断地说，“这是老百姓给的。”

李高令告诉我，这条街道的水管和电线，都是他找有关部门新近安装的。他说：“其实，这里再有十几天就拆迁了，白花了国家 30 多万，我直心疼。可不找不行，老百姓天天找我，谁让你

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又没花你个人的，你心疼什么？”我故意问。

“哎呀，我说大姐，”他瞪大眼睛看我，“你怎么能这样说？你以为这国家是谁的？是你的，是老百姓的，是我李高令的呀！”

“大姐，我没办法呀！”

“你帮助村里脱贫一共掏了多少？”我接着问。

“盖雷锋小学是 2 万多，办公司拿了 5 万。我是公司董事长兼经理，但这公司不是我的，我拿钱是给村里脱贫做启动资金的。我想把公司的利润用于脱贫，发展再生产，返还于社会。我要用 3 年时间，好好研究一下雷锋事业，给党中央国务院创造一条脱贫经验。我这人就爱研究问题，爱看书。自己就订了 11 份报纸。”

“你了解其他地区的脱贫经验吗？”

“不了解。”

“你订了 11 份报纸有时间看吗？”

“有时候看看。”

“你什么文化水平？”

“初中。”

“爱看什么书？”

“《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

“除了这些呢？”

“养蝎子的、养羊的、修摩托车的。大姐，学雷锋没有知识可不行，你要知道，知识是人类的朋友啊！”说这话时他很严肃。

在李高令家，李高令指着冰箱、彩电说：“看，这都是买的二手货。”说着，又把刚脱下的鞋提给我看：“你看这鞋，那次去市里开会，老婆看我没鞋穿，到自由市场的摊儿上，花 25 块买的。”

我问：“你妻子呢？”

“被拉去拍电视剧了，又是

宣传我的。”

“你不喜欢被宣传？”

“我对名利不感兴趣。”

“你不是说知名度就是效益吗？”

他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我问李高令 13 岁的女儿：

“你平时有多少零花钱？”

“什么零花钱呀，”她拉扯着身上的衣服，“这还是我妈的连衣裙改的呢。”

“你同学都知道你爸爸的事？”

她点点头。

“他们怎么说？”

孩子低着头不回答。一会儿，突然耸动双肩，呜呜地哭了起来。

李高令说：“别问了，一提这她就哭。她穿得不好，同学都说，你爸爸的钱都拿去买名声、买荣誉啦，哪还有钱给你买衣服？我们家平时都不买馒头，是自己蒸。我在家，连吃鸡蛋的权利都没有。”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说明你们家习惯蒸馒头？说明你自己不爱吃鸡蛋？还是说明你把钱都拿去扶贫了？”我问。

李高令看着我有些发愣。

“凭你的收入，至于这么寒酸吗？”

“大姐，别问了，其实我不是一点钱没有，老婆有金项链，不敢戴。”

“为了保住名声？”

“大姐，我没办法呀！”

“要早知道农民这么落后，我当初就不来了。”

从青岛到李高令扶贫的河里吴家乡榛子沟村，车要开两个多小时。

在我们前面的小车里，坐着李高令从香港回来的老同学和夫人。李高令此行的目的，是动员老同学在榛子沟村投资，乡里希望靠李高令能招来 100 万。

在这个村里，李高令扶贫的

第一个举措，是兴办畜牧场。今年3月，他从外地买来200多只羊羔，没几天，就冻死100多只。为公司集资5万元的村民不干了，找李高令要求退股。

“羊死了以后，村民跟我闹‘暴动’，要退股，好家伙，闹得我一个星期没合眼。我要早知道这儿的农民这么落后愚昧，当初就不来了。我跟他们说了，要赔，赔我李高令的，买羊的钱是我李高令投的那部分，大伙集的钱一分没动呢。”

“你真敢干，农民也真听你的。”我说，“万一公司赔了，你拍屁股走了，怎么和大家交代？”

“如果失败，我等于给党中央国务院积累了一条脱贫教训。”

榛子沟村雷锋小学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只有一个大院子和一个教室。由于是星期天，孩子们都不在。李高令大呼小叫地让老师把学生叫回来。泥泞的小道上，几个孩子正向这边跑。李高令小声说：“别说话，你看他们怎么对我。”

孩子们上气不接下气跑到跟前，还没站稳，就冲李高令敬了个不正规的少先队礼：“校长好。”

李高令得意地问我：“听见了吗？我希望30年以后，他们还能叫我校长，他们的孩子也还叫我校长。榛子沟的将来，是他们的。”

教室里，李高令举着教鞭，摸着孩子的脑袋：“他们不戴红领巾，我拿这玩意打他们。”

接着，他让孩子们挨个起来报自己的分数，他着急地对一个女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考第一或者第二？这样校长说出去多好。”

李高令的公司和羊圈、蝎子房在一起，院子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一个写的是榛子沟村希望工程办公室。同来的一位领导

问李高令：“你这个希望工程办公室是哪里批准的？”

李高令说：“我这个还用批准？捐钱的人把钱在这里下帐就行了。”

接待室里，铝合金镜框里面写着“积极、服从、改正、获得”几个大字。李高令说：“这是我对公司职工的要求。”我不大懂是什么意思。

“公司现在有多少人？”我问。

“4个放羊的，1个养蝎子的，1个总管，1个会计，再就是售票员和司机，不到10个人吧。除了我，他们都拿工资。”

这一天，李高令动员老同学投资的任务最终没有完成。他的同学只打算捐资再扩充一下雷锋小学，尽管李高令在饭桌上灌老同学白酒，自己也灌了两大杯，直着嗓子叫了半天“哥哥嫂子”也无济于事。

同学的夫人，那位阔绰的香港女士问李高令：“你为什么要从青岛来这里？”

李高令说：“嫂子，你说80年代你离开祖国时，回头看着国旗，曾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也一样，看到报道来到这里之后，看到乡亲们穷成这样，我真想大哭一场。”

书记说：“我当兵那会儿也学雷锋，没见过他这样的。”

回到青岛，我把榛子沟村的书记和李高令请到住处，想细聊聊。没想到，他们俩在招待所，竟为公司经营问题大吵起来，但是吵归吵，书记说：

“高令说，车能赚钱，我们就同意买了一辆。但也担心，因为高令总是开着车做好事，什么事都要管；路上石头挡路了，他去搬；有打架的，他要管；街上遇到病号，他拉上就走，一个星期光拉病号就拉了四五个，我就跟着他救过老人。到了医院你看他这忙，给人家挂号、办住院手

续，都是他花钱。我一看，好家伙，村里花这么多钱买的车，成了他做好事的车了，能挣钱么？”

“不过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天底下难找的好人。我也在部队待过，什么典型没见过？可就没有他这样的。我觉着，现在社会里像他这样，只有吃亏吃力不讨好。我在街上打出租车拿着他的名片，怕受欺负。第一次掏出来，司机对我挺好，再掏出来，人家说，什么雷锋车？狗屁！”

李高令说：“大姐，如果你哪天得到消息，说我李高令自杀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个雷锋车背在身上。前些日子农民闹退股刚平息下来，最近又开始了，为什么？不管什么人，都到我们那儿去查帐，连东北的记者也去，还专等我不在的时候。好像谁也不相信我李高令会把几万块钱扔到这儿扶贫，自己还一分工资不要。现在就是奇怪，做了好事，倒让人不相信。”

说到这，我们都不说话了。

离开青岛的最后一顿饭，李高令喝了不少酒。我开诚布公地就他的现状谈了自己的看法，绝无吹捧。

他红着眼睛举着酒杯对我说：“我有好多记者朋友，他们都只知道捧我，你是头一个把我捅穿的人，所以我认你这个大姐。你回去以后，要是写了让我们青岛人脸上不好看的文章，可别怪我不叫你大姐。来，大姐，干了这杯。”

我让他把雷锋车叫来照张相，他答应了。但当他坐进去的时候，又苦笑起来：“大姐，你看我像不像个道具？我活得好累呀！”

我愣了，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李高令。 □

（张 频摘自《中国青年报》

1995年9月29日）

刚刚作完演讲，他就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坛来找我了。

“您能否将您所作的演讲要点说给我听听？”

“您没在场吗？”

“没在，”他说，一边削着铅笔，“我那会儿正在看一场曲棍球赛。”

“您是要报道球赛赛况？”

“不，那无关我事。我只采访和报道有识之士以及他们的谈话。不过，那场球赛真是精采极了！还是谈谈您的演讲吧。”

“我讲的是‘科学的灿烂前景’。”

“哦，是科学？”他迅速地记下了一些什么。

“是的，科学，”我答道。

他突然停住了笔。“‘灿烂’……唔，怎么写？”他问。

我告诉了他。

“明白了！”他又说，“那么，您的要点是什么呢？是的，要点。您总知道您讲了些什么吧？”

“我讲了一些有关放射性物质的最新知识及其对原子结构理论的某些启示。”

“等等，”他说，“我得把它们记下来。放射性……还有，启示。唔，好啦，都记下来了。”

他似乎就要合上本子了，可突然他又问道：“您以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您是否住在新开的那家旅馆里？”

“是呀。”

“感觉如何？”

“还可以。”

他又开始在本子上写了起来。“您有没有看到附近的那座新建的屠宰场？”

“没有呀，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

“它可是费城以北的第3大屠宰场啊！您能谈谈您的观感吗？”



采访者

和

被采访者

○ 刘 浏 译

“我说过了，我没见到。”

他写了几个字后又问道：

“对于本市的那个一团糟的市议会，您有什么看法？”

“关于这事，我什么也没听到过。”

“您不觉得那些市参议员都是骗子吗？”

“我对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

“不了解？”他说，“不过，难道您不觉得他们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吗？”

“当然，他们通常都会欺上瞒下，”我同意了他的这一看法，“事实往往证明他们是一群痞子。”

“哦，您说他们是一群痞

子？太妙了，简直是妙极了！”他一下子来劲了，“本报特别欢迎刊登类似这样的言论。您想想，通常的演讲都没啥意思，哪有您刚才讲得那样有劲？！……‘一群痞子’，嘿，真是太妙啦！您是不是说他们通过修建屠宰场大赚了一票？”

“这个嘛，我恐怕无可奉告。”

“不过，”他几乎是哀求，“您一定认为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吧？”

“不，不，我真的无可奉告。”

“那好吧，”他有点悻悻然地说，“我可以忽略这一点，哦，谢谢您接受采访。晚安！”

第2天一早，在我离开这座城市前，我在报上读到 he 写的报道。标题是十分显眼的黑体字

参议员们是一群痞子

——著名演说家谈

基督教科学

以下是他的报道：

昨天有一著名演说家莅临本市，作了一次有关基督教科学的演讲。众多市民到场聆听了他那别具一格的演讲。他说我们当今生活在一个无线电时代，并指出市参议员们是一群痞子。他详细描绘了结构解剖的过程，并断定所谓结构其实正是无线电的放射结果。他对本市新建的屠宰场倍加赞扬，称其为他所见过的最为壮观的屠宰场。为此他没有对屠宰场修建过程中的贪污问题发表意见。他的演讲吸引了所有的听众，博得了阵阵喝彩……

瞧瞧！他就是这样写的。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知道，这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不过我才不会为此而气愤呢！每天早晨，我们不就是希望在报上读到这类玩意儿吗？ □

（范鸿新摘自《上海译报》

1995年10月16日）



告别权力的瞬间

● 李 辉

没有人像他那样，再一次将显赫的权力视若淡泊；没有人料想到，在辞去总司令 14 年之后的 1797 年，华盛顿会再度经历一个类似的历史场面。

他真正老了，白发苍苍，映衬着疲乏的倦容。就任总统 8 年来的辛劳，比战争更要使他心力交瘁。没有战场上的剑拔弩张和漫天硝烟，但一个新生国家政体的确立、外交立场的选择、内阁成员间的平衡，无不困扰着他，逼着他施展出更多的智慧和才能，包括令人信服的美德。

本来，从一开始他就不愿出任如此重要而艰难的职务。解甲归田后，弗农庄园的管理，充实着他的心。种植、狩猎、算帐，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使他渐渐淡忘战争的紧张，真正体味到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他悠然自得地向朋友描述自己这种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幢小别墅里，四周放置着农具，张挂着羊皮。夏日炎热时，他在自己料理的葡萄架下、无花果树荫下静心乘凉。他说他只想求得安静，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安葬在祖先沉寂的宅第旁。

然而，他的心境并非超然于国家的命运之外。他更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同人民的选择形成对立。最终他只好勉强地离开庄园，再度重返政坛，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那是 1789 年的春天，4 年后，又不得不连任。如今，8 年即将过去，华盛顿不能不做出让谁也无法更改的决定：不参加竞选第三届总统，尽管人民仍会拥戴他。

他决定离去，更是不愿意让权力如此长久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他的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制约个人的权力，应该让更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衰老，已使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庄园的悠闲，是那么诱人。他必须回到那里去，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

1797 年 3 月 3 日，这是华盛顿担任公职的最后一天。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报上发表了引退演说，与国会两院议员作了最后会面。从那时起，他就计算着最后卸任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他如期举行告别宴会。第 2 天，3 月 4 日，他就该作为前任总统出现在新总统亚当斯的就职仪式上。

宴会上，各国使节和夫人、首都政界名流愉快地欢聚一堂，陪伴着华盛顿，与他告别。

华盛顿含着笑意，伫立一旁。这是令人陶醉的时刻。想到就要告别荣耀但又喧闹复杂的政坛，他感到难以抑制的喜悦。这种渴望由来已久，现在变成了现实。他频频举杯，与周围的客人寒暄。他想到 9 个月前就对人说过的话，今日它们好像更能反映他此刻的心境：

“……我早就怀有的渴望，那就是告老还乡，安享天年，怀着莫大的安慰，想到自己已经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对祖国尽了最大力量——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也不是为了安排亲信，使他们得到同他们的天赋才干不相匹配的职位，当然更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亲属谋求高官厚禄。”

他将坦然地离开这里。

宴会快要结束时，华盛顿如同14年前同军官告别时一样，自己斟满了酒。他慈祥地举起杯，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是真心诚意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幸福！”

人们突然寂静无声，直到此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忘的庄重的时刻，适才的快乐气氛，顿时变为少有的严肃、宁静。女人们竟然无法抑制一股突兀而来的激动，流出了眼泪。

宴会默默地结束。人们多么希望它不会结束，甚或它从未举行过。

第2天上午11点钟，华盛顿最后一次出现在国会大厦里。闻讯赶来的群众，聚集到了大厦周围；礼堂里，也挤满了人群，他们想与华盛顿作最后告别。

人们欢呼着，女人们不停地挥挥手帕，向缓缓走进大厅的华盛顿致意。华盛顿没有讲话，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注视着新任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亚当斯在就职演说中，以无比钦仰的心情，赞美华盛顿。他知道，大厅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同他一样感受到华盛顿伟大而平凡的魅力。他称颂华盛顿“长期以来用自己的深谋远虑、大公无私、稳健妥当、坚韧不拔的伟大行动赢得了同胞们的感激，获得了外国最热烈的赞扬，博得了流芳百世、永垂青史的光荣。”

没有什么话更能比这几句确切地表达大厅里人们对华盛顿的崇敬。热烈的掌声，回荡大厅，回荡在华盛顿的心中，他感激地向人们挥挥手。

仪式结束，华盛顿先行离去。行至门口，风度翩翩的先生女士们，突然失去了节制，争先恐后拥向他，拥向走廊。拥挤的人群，几乎造成伤亡，他们都想再看上一眼这位受爱戴的老人。

华盛顿走上大街，挥动礼帽，向群众致意。人们依依难舍，不愿离去，跟随他的马车一直走到他的寓所门前。这是任何语言也难以描绘的情景，这是任何人为的场面无法取代的真诚欢呼。在这一瞬间，领袖与民众，伟大与平凡，历史与未来，才得到完美而统一的体现。

华盛顿哭了，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群众的热情他未料到如此强烈。他行至门口，转过身，人们发现，他泪花点点，脸上的神情似是严肃，又似是悲哀。他一时说不出话，只是挥动着手向人们表示谢意，任满头白发，飘动在微风里。他会把这一瞬间感受到的一切，珍藏在记忆里。

他走进寓所。门外，人群久久未能散去。 □

（阿 涛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滴水文集》一书）



离任之前

美国的离任总统卸任前的24小时，往往是最难熬的时间，面对从总统到平民的变化各人表现不一。

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离任前一天十分忙碌，但并不是因为职责所为，而是出于怨恨他竞选连任中败给老友杰斐逊。不仅拒绝出席杰斐逊的就职典礼，而且在前一天提出了一份大法官任命名单给参议院，并获通过，使杰斐逊十分不悦。

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效法其父，拒绝出席新总统的就职典礼，还提前搬出白宫。

第21任总统斯特·亚瑟慷慨大方。任内宣布劳动节为法定假日，离任前还签署一项法案，把晚景凄凉的前总统格兰特列入退伍陆军将领名单，使其可以领取丰厚的退休金。

第27任总统威廉·塔夫脱生性平易近人。为满足慕名而来的人的要求，在最后一夜挥笔数小时，为几千人签名留念。就寝后仍对未得到签字的人感到不安，因而在凌晨两点半就起床，继续签名直到天亮。

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生不做慈善家。卸任前，其秘书建议他签署一项特赦令，允许一名年老犯人从监狱转到联邦感化院，但他的回答是：“不行。正义必须得到伸张，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公正无私的政府。”之后，在特赦令上写道：“不予批准。”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在权力交接时充满了敌意和愤怒。在同赴就职典礼车上，艾森豪威尔傲气十足地对杜鲁门说，他4年前有意不出席杜鲁门的就职典礼，因为他一露面，可能比总统还受欢迎。杜鲁门毫不客气地回答：“我根本就没有请你来。”

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之间的权力交接则很友善。就职的前一天，两人共处数小时，气氛融洽。为向肯尼迪展示总统可以得到立即的服务，竟按下按钮呼叫直升机。6分钟后，一架直升机降落在白宫南草坪。他对离任看得不很重，看到工人在街上搭建就职观礼台，便幽默地说：“我现在就像死囚站在牢房里，看他们架起断头台。” □

（晓 亚摘自《经济晚报》1月11日）

雪夜



雪夜

● 徐 岩

雪，从远山的尽头舞过来，风，这时不很硬，一大片一大片玉一般的雪，落在师的身上，只一瞬间，师的整个人和山谷便都白了。

这已是黄昏时分，雪的光辉让人想不到暗夜即将来临。师将肩上的枪换了个姿势，继续向前走，他要看看辖区内的最后一块界碑；以前每次巡逻都是两个人一组，可现在不行了，这个季节哨卡里兵员少，老兵返乡，新兵小子正集中训练，一个人得顶一天的岗哦。师极艰难地在雪窝里走着，除了一副脚板很热，周身冷得不行。师想起那场火，那是师在刚来哨卡的时候，驻地附近的一个寨子起火了，班长领着他们4个人同寨子里的人奋战了一个多小时，才将火扑灭。师很果敢地从火中背出来一位老人，还羞涩地抱出来一个女孩子，虽然女孩被烟呛得昏迷不醒，师当时还是从女孩那软软的身体上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眩晕。师每每想起来便脸红心跳，那场火一直在师的心里，很温暖。后来师知道那个叫叶的女孩是鄂伦春族族长的千金，以至于性格刚烈、豪放的族长总是将一坛坛的

米酒和大块大块的獐狍野猪肉送到哨卡。

天空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师终于走到了第5块界碑前。师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便赶紧用棉手套拍打界碑上的雪，昏暗中的“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跃入师的眼帘。师周身的血禁不住涌动起来，他想起远方的家园，想起山下鄂伦春人温暖的乌力楞，想起那个极美丽的叶，界碑真的能使人感到天地的辽阔，并让人高大起来。师清理完界碑上的积雪，看看腕上的手表，时针已指向了16时零9分，这会儿该是哨卡开饭的时间了吧。今天是除夕，餐桌上一定很丰盛的。师想到这儿，肠胃便不安起来，走了近一天的路，十几块压缩饼干早已弹尽粮绝。师俯下身抓了一团雪塞进口里，无味且凉。师开始往回返了。

天又暗下来一些，有雪的反照，路还很分明，只是雪越下越大了，师一步步地往前挪着，膝关节疼痛难忍，在哨卡里得的这病从未这么厉害哦。师走到第3块界碑的时候，感到真的力不从心了。师头上满是汗水，倚着界碑坐下来。师是副班长，副班长在哨卡是二头，今天是小顺子的

班，赶上过年，班长便和师都争着替小顺子上岗。师一边说班长该在哨卡里张罗过节，一边抢着出来了，班长还特意嘱咐师早点回，大家等着他吃年夜饭；师这时想，弟兄们一定很失望的，他禁不住在雪地上砸了几拳，这该死的风雪。冥冥中师便睡着了。

雪越来越大，它们为师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绒，当班长和小顺子及旭找到师时，雪已停下来，几个人忙活了好一会儿，才将师弄醒。师的手怎么也握不住班长的手，他气如游丝般吐出一个字：枪。然后便将目光停留在自己的胸前。班长赶紧解开师的军衣，棉袄里贴胸卧着那支折叠式冲锋枪。班长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他抓起枪，将一梭子子弹射向了茫茫的天空。那有如雷霆般的脆响，立刻便将山脚下零零星星的爆竹声淹没了。早已泪流满面的小顺子，紧紧地捂着师的手说，副班长，我们回去吃年夜饭吧。

雪雾中，班长背着师，4个银白的身影向山下奔去，他们身后那些深且实的脚印，在雪野中极鲜明，极耀眼。 □

（小兵摘自《青年作家》

1995年第5期）

仁慈的上帝一直在为创造母亲而加班工作着。在进入第6天时，天使来到主面前，提醒他说：“您在这上面已经花费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啦。”

主对天使说：“你看过有关这份订货的技术要求吗？”

她必须能够经受任何荡涤，但不是塑料制品；

有180个活动零件，可以任意更换；

靠不加奶和糖的浓咖啡及残羹剩饭运行；

具有站立起来就不会弯曲的膝部关节；

拥有一种能够迅速医治创伤和疾病的亲吻，从骨折到失恋都能治愈；

此外，她必须有6双手……

天使缓缓地摇了摇头说：

“6双手……这怎么可能？”

“令我感到困难的却不是这些手，”上帝回答说，“而是她所必须具有的那3双眼睛。”

“可是，”天使说，“订货单上没提出这个标准……”

“是的，可她需要。”主点了点头说，“她需要一双能透过紧闭的房门洞察一切的眼睛，然后她才可以胸有成竹地问：‘孩子们，你们在里面干什么？’另一双眼睛将长在她的后脑勺上，用来专门看她不该看到而又必须了解的事情。当然，在前额下面她也有一双眼睛，当孩子们有了过失或麻烦时，这双眼睛能够看着他，而不必开口，就能够明确地表达出‘我理解你并且爱你’的意思。”

“这太难了，”天使劝道，



上帝创造母亲时

●〔美〕爱玛·本贝克○原 垣译

“主啊，您该歇歇了，明天……”

“不行！”主打断了天使的话，“我感到我正在创造一件十分接近我自己的造物。你看，眼前的这件母亲模型，已经能够在患病时自我痊愈……能够用一磅汉堡包满足一家6口人的胃口……能把一个9岁的男孩弄到莲蓬头下淋浴……”

天使绕着母亲模型细细地看了一遍，不由得赞叹道：“她太柔和了！”

“但很坚强！”上帝激动地说，“你根本想象不出她有多么能干，也根本想象不出她有多大的忍耐力！”

“她会思考吗？”

“当然！”主说，“她还会说理，商量，妥协……”

这时，天使用手摸了摸母亲模型的脸颊，忽然说道：“这里有一个地方渗漏了。我早就说过，您赋予她的东西太多了，您不能忽略她的承受力嘛！”

主上前去仔细看了看，然后用手指轻轻地蘸起了那滴闪闪发光的水珠。“这不是渗漏，”主说，“这是一滴眼泪。”

“眼泪？”天使问，“那有什么用？”

“它能表示欢乐、悲哀、失望、怜爱、痛苦、孤独、自豪……”主说。

“您真行！”天使赞道。

主的脸上露出了忧郁。

“不，”他说，“我并没有赋予她这么多功能。” □

（王 非摘自《上海译报》

1995年8月17日）

● 王 蒙

不争议的智慧

有一个民间故事，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

两人打赌20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主张李逵者输了20元钱。

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何必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

道：“你这不过是损失了20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这个故事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 □

你向 下一代 灌输什么 价值观

你向下一代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跨世纪”已成为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儿，但是人们让他们的孩子“怎样面对下一个世纪”和“面对怎样的下一个世纪”呢？换句话说，我们希望造就具有什么样品质的下一代呢？在对全球各国进行调查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地区差异。

讲究礼貌

这是在各国民众中最受重视的品质，这也许使我们有理由去期待一个更加“彬彬有礼的新世纪”。比利时、西班牙、希腊、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日本、印度、菲律宾和沙特阿拉伯均有超过 60% 的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特别重要。

日本父母把教导孩子不要惹人生厌作为首要任务，因而礼貌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待客之道。

只有略多于 50% 的中国人认为，教育孩子讲究礼貌是重要的，这正好是世界的平均水平，似乎与中国人久感自负的“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点不太相称。

责任感

责任感是第二个为全球人民所重视的品质。泰国人对责任感的重视程度居全球之冠，泰国的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泰国的父母们觉得他们的孩子特别缺乏这方面的品质。西方国家如荷兰、瑞典等在这方面也表现突出。智利人则相信孩子将来的成功取决于责任感与勤奋努力的统一。

但这一价值观在中国香港、印度、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内地似乎不那么被重视。重视责任感的中国人很少，只有 30% 多一点，处在世界各国垫底的位置。这也许表明，经济发展并未带来相应的道德观念的进步，发展机会的获得更多是靠技巧和计谋，而非受益于诚实和守信。中国人常常会把“老实人吃亏”当作人生哲理，他们往往也这样有意无意地教育或影响孩子。

容忍和尊重别人

斯塔的那维亚人对此项的重视程度很高，瑞典人愿意被人看作是自由人——和别人在互相尊重的气氛中工作。挪威人也不像很多欧洲国家的人那么咄咄逼人。

注重忍让的中国人现在好像有了很大改变，只有不到 30% 的中国人认为这一价值观是重要的。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似乎使中国人越来越爱发脾气和斤斤计较了。

注重学识

在这一点上全球各国差异最大，与亚太地区、拉美和前苏联地区比较，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对注重学识这一价值观的重视程度要低得多。

在德国，对注重学识的重视程度排在价值观的最末一位。由于有良好的教育制度，德国人认为学识的培养应由学校负责，而不由父母承担。

而在中国，父母非常重视让孩子明白知识的作用，你会在很多地方的书店看到“知识就是力量”这条来自西方科学家著作中的标语。这一方面是由于受过较好的教育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另一方面，有学识的人在中国受尊重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与他人沟通

关于这一点的差异也很大。在那些聚集多种文化背景的人群的国家中，沟通成为必要。瑞士有 3 至 4 种语言和两种主要宗教，如果没有沟通，正常的社会生活都难以想象。

泰国人最不重视沟通。泰国的研究人员解释说，一般的泰国人认为，沟通是自己学习的，而不必由父母来教导。中国的父母似乎也不重视教给孩子交往之道。事实上，中国人不是不重视沟通，而是有分别地与人打交道，爸爸妈妈经常让孩子不要和“坏人”混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独立

全球平均只有 23% 的人重视这一品质，中国人中 52% 的人认为它最重要，居全球第一。这似乎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在历史上，独立是最不为中国文化所鼓励的一种品质。而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大款”的成功恰恰是独立且敢于闯荡的结果。父母们开始意识到，让孩子富有独立性是增强他们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有趣的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南美国家，甚至美国的父母

猫

我的猫不吃老鼠，它不喜欢吃。它抓老鼠不过是为了拿来玩。

当它玩够了，就饶恕老鼠性命，去别处遐思，身子坐在蜷曲的尾巴上，天真无邪。

然而，由于猫的利爪，老鼠已死了。

喜鹊

它全身漆黑。但是，它去年冬天是在田野上度过的，因此，身上还带着残雪。

狗

这种天气，是不能赶波昂杜到外头去的。风在门底下尖利呼啸，甚至逼迫它离开了草垫子，寻找着最合适的地方，把可爱的脑袋悄悄伸到我们座位中间。但是，我们都肘靠肘紧挨在一起俯身烤火，于是我给了波昂杜一个耳光。我的父亲用脚蹬开它。妈妈骂了它一顿。妹妹则递给它一个空杯子。

波昂杜打着喷嚏，去到厨房看我们是否已收拾就绪。

然后，它走回来，往我们圈子里硬钻，也不怕被我们的膝盖夹死。瞧！它终于挤到壁炉一角。

它在原地转了好一阵子，

○ 况 禹 辑

儒勒·列那尔

动物小品

一束



靠柴架坐下，不再动弹。它望着主人们，眼神那么温柔，谁都只能宽恕它。不过，差不多烧红的柴架和散出的灰烬烫着它的尾巴。

它却还是待着。

我们为它闪开一条过道：

“喂，快滚，蠢家伙！”

但是，它执拗不动。在野狗的牙齿冻得发颤的时光，波昂杜

却在炎热中。它毛烧焦了，屁股烤灼着，但强忍住不吠叫，苦笑着，泪水盈眶。

鹿

我从路的一端走进树林，而它是从另一端来的。

起先，我以为那是一个陌生人带着一瓶花前来。

然后，我发现这是一头鹿，它的角像一棵矮矮的小树，枝条丫杈，没有叶子。

最后，鹿一下子出现了。我俩全停住脚步。

我跟它说：“靠拢来，什么也别怕。我带着枪，那为的是有气派，想模仿那些煞有介事的人。我永远也不会使用枪，我把子弹留在子弹盒子里。”

鹿听着，噢着我的话。我一说完，它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跑，像是一阵风刮得枝条一会儿交叉，一会儿又不再交叉。它逃走了。

“多遗憾！”我朝他喊，“我都幻想咱俩一起上路了。我呢，将我所喜爱的草儿亲手献给你，而你，就把我的枪横在鹿角上散步。”

蝴蝶

这封轻柔的短函对折着，正在寻找一个花儿投递处。□

（张亚军摘自《八小时以外》）

对孩子独立性的鼓励，都远远不如中国人和德国人。事实上，在美国出现某种趋向，鼓励重视社会合作和相互支持。

敬业精神

最重视敬业精神的人来自前苏联国家，敬业精神是这些国家学校中的一个重要的强制教育内容。

法国人也格外重视敬业精神，据说，这是为什么法国比许

多其他西欧国家更能吸引外国企业的重要原因。

而在英国、瑞典、日本，重视敬业精神的人不到10%，中国则与印度一样只有20%多。中国人的敬业意识还不是那么浓，事实上许多中国父母更关心孩子自身的眼前利益——收入多少，境遇好坏。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鼓励孩子在工作中耍一点小聪明，沾单位的便宜。据中国《新世

纪》杂志报道，一项对2000名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调查表明，20%的人有程度不同的消极怠工现象；43%的人表示未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在北京，1995年初因名演员“罢演”而引起的风波，使敬业精神的讨论公开化了。中国公众对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效率和作风抱怨甚多。□

（范鸿新摘）

清末掌故



库银外流

清末的北京，政治混乱，贪污横行。六部中，照例是工部、兵部、户部的缺比较的肥。工部管工程，有经费；兵部可以吃空饷；户部有各地的税赋管理，替皇帝管着国库，经手的都是钱财，最怕人中饱私囊，当然地十分重要。因其重要，户部的尚书可以是经科举上来的汉人，尚书手下专管银库的郎中和银库库兵必须由满人担任。

户部里最肥的缺，就是这银库郎中、司库、书役和库兵。他们都是满人，还不能完全被信任，故都是3年一换。然而3年的差使，每人都可以有三四万至十几万两的收入，全视各人的贪心大小而定。

发财的财源就是银库本身，监守自盗而已。说来叫人吃惊，他们这群人的脏银，全是夹在库兵的肛门里，一次次偷带出来的。银子运进运出，每月要开库堂9次，库兵每月大约能轮到3班，每班又进出三四次、七八次不等，如此月积年累，3年或许能带出不少，但每人都能用肛门运出十几、几十万两的银子，就有些令人不可思议了。

库兵入库，无论寒暑，都是赤身裸体。两臂平张，表示胁下

无物；口张舌动，表示上腔空空。清朝从开国以来一直是规章井然的，事事讲的是体统。库兵的裸体，在堂官部吏面前晃来晃去，已是十分地不雅，当然不能更规定上前贴身再查。不想这群人就是把规章变成一纸空文，就在你不好意思检查的肛门里夹带。

一般人的肛门只能夹很少的东西，因为很不舒服。但库兵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少年的时候，就用鸡蛋抹了麻油往里塞，以后换鸭蛋，换鹅蛋，最后是铁蛋，一枚二枚，到七枚八枚，最终一次可以夹住银子50两。银两中，江西产的江西锭较圆润，无棱角，比较容易夹带，库兵带得最多。即便如此，沉重的银子还是对身体有害，库兵到年老时，没有不患脱肛和痔疮的。

户部的首长不是不想管，实在是不能管。库兵夹带的银子取出后都放在他们的更衣处，等到洒扫的日子，在水桶的底下做夹层，一齐挑出来。有一次，祁世长（文恪）见水桶夹层脱落，银子散出，不能不管。就在他准备升堂之时，边上有人问：“尔将兴大狱乎？尔不顾身家性命乎？”祁尚书识相地含糊了事。反正皇上和满人到底一家。

记录这一见闻的是民国初的

一位“坐观老人”，他感叹地说：“清之亡，亡于内政之不修，不亡于新政之不善也。”

“痞子腔”

清朝末年，最大的国政就是外交。偏偏从乾隆时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北京，不肯用中国方式行三跪九叩之礼后，就不再愿意在中央接待西洋外交官了。到了两次鸦片战争后，皇帝太后，既怕又恨，就更是这样了。干脆，地方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有实力，还算忠心卖力，就让他们去应付吧。所以，清末出现了地方大臣办外交的局面。

怎么办？曾国藩手下全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人，平生少见洋人，不懂洋场规矩，于是整个幕府里就为怎样去和洋人打交道讨论开了，他们要确定的是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外交思想”之类的东西。当然最后还是曾大帅拿主意，因为他既是湘军的头，又是“理学家”，懂得中国的精神文明。

1870年，李鸿章在上海做过南洋大臣后，到天津从曾国藩手里接过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清廷的外交大权尽握于手。李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两人个性却是十分的不同。曾国藩的底气是湖南农民的